



經籍典第一百六十四卷

詩經部雜錄二

續說鄂明張蔚然三百篇聲譜司馬遷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可見詩自關雎以迄殷武皆有其聲可絃可歌矣而惜乎聲譜不傳有閩人陳第者爲毛詩古音考亦庶得搜摹古韻之路然特可資諷誦而非可被樂章則聲實闕焉蓋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卽樂府微言詩家奧論也後世者如林荀子聲律有乖卽歌詠亦非自然安所稱真詩嘗得儒先所傳古燕享通用之樂載歌遺聲章分句析字字律呂堂上之歌皆用黃鐘以象君堂下合樂則用清商以象臣因併以當世樂眼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譜焉聊備識之以俟夫審音者庶幾叱字以推聲觸一而反三遺法或有可尋真詩不至盡泯凡樂府古選律絕諸體敲琢天成或諤或絃由斯通悟存乎其人云爾右蔚然自序

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終 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首肄此三雅一篇爲一終

呦黃清 呦南 鹿蕤鳴始 食南 野始 之大 草黃 我蕤 有林 嘉應 賀南 鼓林 慈南 吹清 六高 工高 勾高 一四 合我 勾有 尺嘉 高凡 賀高 工尺 高工 吹高

黃清南  
黎姑  
昭姑  
林姑  
南姑  
黃滿姑  
姚姑  
君應姑  
子六姑  
黃滿姑  
是姑  
則姑  
勾姑

如南徵我林有南黃酒如嘉林南應式燕南以太清教黃清  
高一徵高工尺有高工旨合酒高一嘉尺賓高工式高凡燕高工以高五教六  
大黃太黃魏姑姑南應高有南黃清三林三黃清三林三魏

鹿鳴食之我有嘉凡高工鼓樂  
四合勾高一勾有高工鼓六琴尺鼓  
林支姑莫南日應樂黃姑甚南戈林  
莫南日應樂黃姑甚南戈林莫南  
子黃姑以林莫南子黃姑

應 賈南 之 太清心 黃清

高凡  
高工之高五  
心六

四舍物高	一馬勾馬高	一月四道舍	勾道高	一壹尺不	高工忙	高凡	貞六	三勾等高	一房尺暨
南我林心黃應	悲黃清	高傷高	悲六	高	非林非南	非	太清馬	黃清	鞚
高	我	心	黃	應	高	高	高	高	鞚
二	我	心	黃	應	高	高	高	高	鞚
南	我	心	黃	應	高	高	高	高	鞚

高工六尺一合八寸高用六  
林懷應歸南王穀事姑不  
尺懷高凡歸工王勾事高一  
靡黃鹽黃不林皇姑太處黃  
尺遑高一啟四處合羽黃清羽姑  
扁六扁高一者林惟姑  
尺烏高

姑應林下南集於南  
林太黃靡姑一不  
高工四合靡勾鹽  
高一尺遑高工將高五

事姑

一塵

林南

不黃

遑

蕤將

太母

黃

駕彼

太黃

駕合

四四

高馬

騾南

驥高

工駿

林駿

駿黃

駿高

駿六

駿豈

林不南

尺懷

應高

凡歸

合是

太用

黃蕤

歌姑

將應

母黃

來太清

諗黃清

皇黃南

尺皇

者林

南子

林彼

姑原

林原

蹠

蹠林

蹠姑

每應

南摩

摩太清

摩高工

摩高五

及黃

尺黃

我馬姑

爰姑

尺太

詎詎

合黃

我太

爰姑

尺周

我周

爰姑

尺周

我周

俱黃

鍾清宮

俗呼正宮

已上皆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隨歌聲抑揚爲五音之等非叶字本音也下皆倣此

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

三笙詩皆有聲無辭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 無辭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無辭

三終 儀禮三笙一和而成聲謂笙工必用四人也堂上升歌畢則堂下吹笙一詩爲一終謂之笙入若間歌則間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吹由庚爲一終其二終三終皆如之

魚黃清

麗姑

千蕤

始太

鱠黃

君蕤

子林

有應

酒南

旨林

且南

多黃清

魚黃

麗合

魚黃

麗太清

應南

魚黃

麗高五

高凡高

魚黃

麗六

</div

子高工有合酒姑一嘉合賓高一式太燕黃以南黃清  
黃清瓠林繫南之六君黃子太有黃酒姑一嘉太清賓黃清式應  
六尺縛高工合四君合四有合酒高一嘉高五賓六式高凡燕南黃清  
羽黃羽太者黃雞姑扁合扁四者合雞高一蒸林南黃清姑  
高工來勾思高一君黃清子姑一高一有林酒南高工嘉雞賓姑  
黃又南黃清高工思六

南黃清山太清應高凡臺南北應山南有太清萊黃清應  
高五有高凡高工高凡山高工有高五萊六樂高凡只黃清君應  
家南黃清基林樂雞只林君南之子姑一萬黃姑  
高工之六尺樂勾只尺君高一萬高一合高一無四期合  
北黃山姑一有太楊黃樂雞只林君應子南邦林南之黃林應  
高一尺壽高工無高五疆六南黃清山林應杞南北林山南有太清黃清  
應只黃清君應子南民南之雞姑一母林樂雞只林君雞姑  
高凡只六君高凡高工民高工之勾父高一母尺樂勾只尺君勾子姑一德雞姑  
黃南黃山太有黃考姑一北高工山雞姑一德應  
高合南四有合林高一高工山勾有高一扭林樂雞只林君應  
太清黃清樂高凡只六君勾子姑一德應  
高五壽六樂高凡只六君勾子姑一德應  
姑一北應山黃有太清黃清樂應  
高一高凡山合有高五榦六樂高凡只六君勾子姑一德應  
高一高凡山不雞姑一者林樂雞只林

君  
姓  
勾  
子  
高  
一  
保  
六  
艾  
高  
工  
爾  
尺  
六

俱黃鍾清宮

笙入三成遂合鄉樂關雎鵲巢三終  
合樂謂歌笙與眾樂俱作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此六詩  
也言三終者三南各三終也

**工述六** 黃清  
**參六** 黃清 **差六** 南  
**高工尺** 林 **高工尺** 南  
**高工尺** 林 **高工流下凡六** 無  
**左** 林 **右** 南  
**流下凡六** 之 黃清  
**窈上尺淑下凡六** 中 林 無  
**宛下凡六** 女 姑  
**淑下凡六** 高下

宿太妹姑  
四寐高一求太黃清  
四合六之求黃清  
高工不林南宿姑  
尺得高工宿高一寐中南  
高工服林姑  
尺悠高一哉中姑  
高一上悠高一

哉太輾黃清專南  
四輶六轉高工反下凡側六參黃清差無  
六下凡若高工菜林太清右林南  
尺左高五尺采高工之六黃清

窈姑一寃中淑林女南琴瑟姑一友太之姑一參太  
高一尺女高工尺高一四之高一差黃姑一菜林左林右姑一  
高一高一高一高一高一高一高一高一高一高一高一高一

之南宮六高工窈窕淑女高五尺太清鐘合鼓高工樂下凡之六黃清南宮六高工窈窕淑女高五尺太清鐘合鼓高工樂下凡之六

葛黃之太  
合四  
高

中于林灌

太黃清南無六

葛六之高五  
黃清太清  
覃兮施于高





黃鐘清宮起調卽以清宮畢曲合亦如之

諸侯燕禮大射以爲正樂下達大夫士庶人鄉飲酒禮皆用之鄉射正樂惟今樂三終而已歌法呦呦鹿鳴首呦黃鐘全出自喉調氣使清轉及唇上則次呦爲南呂回復牙舌之間則鹿爲蕤賓變徵矣又轉至牙則鳴爲姑洗蓋南呂爲黃鐘羽蕤賓爲南呂羽生姑洗爲角聲應于大呂圜鐘與夷則鐘球相應皆譜所不及餘倣此

梁文忠公集卷之三  
同人游虎丘山賦此以紀之  
虎丘者，蓋吳之靈廟也。其前有石虎，故名。其山不甚高，而林木清疏，泉石蕭散，乃爲奇勝。予嘗與同人游之，因賦此詩。

經籍典第一百六十五卷

詩經部雜錄三

圖書編小子何莫學夫詩嘗莊誦斯言未嘗不三復而動予衷也且曰不學詩無以言曰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小子於詩學之有年矣何面牆如故邪蓋風雅頌賦比興各有體雅之小大風雅之正變均之乎有體也雖其本無邪之心以達諸言者一也而體各不同故夫子刪詩俾雅頌各得其所也今識其體者誰歟日用間人孰無言卽風雅變體且未之晤合又何有於二南歟此學詩多識學詩原體所由述也惟真識其體然後乃知一言以蔽之只在思無邪是故閑邪以存誠修詞以立誠體立用行各有攸當庶不負聖人學詩之教矣右學詩序按章漢圖書編多採諸家之說而不著其姓名故皆附於雜錄

學易莫要於玩象學詩莫要於辨體象者何陰陽奇偶爻位是也象明而六十四卦了然矣體者何風雅頌賦比興是也體明而三百篇了然矣是詩之有體與易之有象同而體定於未刪之先與象定於未盡之先亦同也奈何有畫之後猶不明夫所畫之象旣刪之後猶不辨乎刪定之體伏羲何必於畫孔子何事於刪乎豈詩之外別有所謂體乎哉天無別體日月星辰卽天之體也苟于日也

月也星與辰也諸體不辨何以仰觀乎天之文地無別體水山土石卽地之體也苟于水也山也土與石也諸體不辨何以俯察乎地之理人無別體首腹股肱卽人之體也苟于首也腹也股與肱也諸體不辨何以中盡乎人之道昔人以風雅頌爲六經賦比興爲三緯經緯雖分體則一耳但賦也許興也比也各一其義亦各一其體或一章而三義具備體則不殊或賦以直述其事而中寓興義或比與興雖各別以之爲比卽以之爲興亦于經之體無與也此所以爲經中之緯也若夫風不可爲雅小雅不可爲大雅而雅不可以爲頌正風不可以爲變風二雅三頌正變亦然非真識其體如蒼素不可淆如絲竹不可混則各任意識註述篇章藝工理昌反沉滅其本旨尊雅而卑風者謂雅可降而爲風貴正而賤變者謂變非盛時所有此以國異王侯地異朝野世異盛衰自生分別心而於本然之體則茫乎其未之識也故意本委婉每認比興以爲賦詞本假托每認質言以爲真或以鄙諷之詞釋其深邃之意或於忠臣義士之諷刺指爲淫慝邪僻之歌謠詩之晦塞可勝慨哉然非古人混六藝爲一途而莫之講也由辨體不清則詮義不澈孔子謂雅頌各得其所若有意以升降之矣豈知體裁一定聖人刪之次之特去其無意義者存其有闢風教者一切咸據體以分別而次第

之耳雖欲於體外加以毫髮意見不可得也是故風雅頌無卑高也賦比興無淺深也正變無關於  
隆替也得其體則六義炳炳如仰天俯地近取諸身色色信其本來而已矣况諸書皆假言以闡明  
其理義詩獨隨聲以宣洩其性靈其體固別於聲響節奏之間其情則起於諷詠音律之外學詩者  
於詞外見意則意味津津乎其無窮若先執理以解文則性情反爲義理所拘不能灑然於歌詠之  
表矣潢鄙人也敢自以爲識體乎哉但學詩久之知有體之當辨也迺敢僭妄陳述辨體一端以爲  
學詩之指南云右詩大旨下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卽大序所謂詩有六  
義是也程子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體者有數義者又曰  
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可見體卽義之所由辨也何也風雅頌各有體不可混也但風  
非無雅雅非無頌又風雅頌正變所由分也苟能先辨其體何以俾風雅頌各得其所

古人  
於六義先風卽次賦比興者何蓋賦比興雖風雅頌所通用然首之以國風而三緯卽備於國風中  
焉如關雎首篇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賦之義也關雎荇菜皆因物起興雎鳩之和鳴荇菜之柔順  
則又取之以爲比也此三緯所以卽次乎風而先雅頌之意也

六義先風而風之義何居大序

曰風者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也朱子曰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而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皆是也然未盡其義也蓋風乃天地陰陽之氣鼓動萬彙無所不被無所不入而各國之風化因之善者矯其偏而歸之中不善者循其流習而莫之返也記曰鄭聲好淫淫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是列國之音亦不同天子巡狩列國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者此也但列國之風化不齊聲氣不類而體則一焉是故風之體輕揚和婉微諷謗諫托物而不著於物指事而不滯於事義雖寓於音律之間意旨超於言詞之表雖使人興起而人不自覺如參差荇菜與樛木螽斯之三疊如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重復咏之如麟趾三章止更易子姓族數字而咏嘆不已皆風之類也若夫碩人一篇正是稱美衛莊姜中間止點出衛侯之妻一句而不見答於衛莊公全不說出猗嗟一篇全是稱美魯莊公中間止點出展我甥兮一句而不能防閑其母亦不說出美中含刺之意却

在言外風之體率類此。國風不曰正風而曰周南召南果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之謂乎蓋江漢汝墳不足以盡南國所選之詩亦不應止此二篇已也蓋南爲離明之正方故風爲太和之正氣取其長養萬物而不傷也子謂伯魚曰爾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苟不知二南之體則言之出也不失之發露則失之迫切內則傷己外則傷人真有一步不可行者況於修齊治平之道哉惟詩之在二南者渾融含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以溫柔之氣如南風之觸物而物皆暢茂凡人之聽其言者不覺其入之深而咸化育於其中也試舉一二証之卽一螽斯可以詠歌后妃之德卽一甘棠可以形容召伯之仁卽免罿麟趾羔羊駉虞中間止移易數字而嘆詠不已雖不直言其所以而意自涵蘊於其中此二南所以爲正音也知二南之體則知正風之義矣否則漢廣行露標梅野有死膚本因不識其諷諭乃又從而爲之詞是於面牆者加桎梏也不深負聖人諄切之教耶。南體裁不長而詠歎不已渾含不露而意趣躍然誦其言而其所未言者令人玩味之不忍釋紬繹之而其義愈無窮也學詩者學二南以立言則終日言而不厭聽雖片言亦可以悟人也否則其如朔風之栗烈何變風云者果如孔氏

所謂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成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據其所云則有道之世天下不宜有風又何爲黍離降爲國風也蓋惟以時之盛衰論正變既不識體之正又何有於體之變耶不知變者詩之體變乎正非世之隆變而汚也惟其以時之汚隆論正變故何彼穠矣在二南者必欲改平王爲正王曾不思七月篇非成王周公之盛時乎且謂居變風之末見變之可正也今取七月置之二南即可以爲正風乎蓋體合乎正者雖衰世所作不得不歸之於二南體異乎正者雖盛時聖人之所作不得不歸之於變風是正變各以體分亦非以正變品詩之高下也知風以南長養萬物爲正則凡各方稍異乎正南者卽爲變風可見正南一出於和柔餘風未免涉於勁直也始卽柏舟爲變風之首者觀之我心匪石六句此雅體也風中雜有雅體謂之爲正南可乎苟此詩作於成康之時卽欲類歸三南可乎辨體之正變者辨乎此而已矣 賦之義云何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子曰賦者敷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又曰賦者詠述其事如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是也呂東萊曰賦叙事之由以盡其情狀朱子曰賦者數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皆是也然而未盡也如闕